

第三章 足球运动员与他的家人

“瓦尔特！你还好吗？”

“米兰告诉我，你记不起来东西了？”

英俊的年轻男人松开瓦尔特，但是依然像对待小弟弟般拍着他的脸，“他还说要不是正好在医院撞上你，你就完蛋了。”

“是失忆症，已经在好转了。”

瓦尔特做着生硬的解释，一边生疏的从脑子里取出关于眼前这人的记忆。

帕夫列·阿克马季奇，波斯尼亚族。

萨拉热窝自由人队的新星，在青年队里的时候曾是瓦尔特的队长。

阿克马季奇家与菲利波维奇是世交：帕夫列的母亲在音乐学院教书，是瓦尔特和妹妹的启蒙钢琴老师；帕夫列的妹妹与瓦尔特的妹妹是同一个班级的同学；他们还有一个父亲，曾经是人民钢厂的书记，在八十年代因为欠薪被愤怒的钢厂工人吊上路灯。

他和瓦尔特从小学起就彼此认识，瓦尔特参加过他的婚礼，他头一个孩子的降生礼，他父亲和他第二个孩子的葬礼。

“你不应该出门的。”

帕夫列站在屋檐下点起烟，“听说塞尔维亚主义者什么都砸，还有人持枪袭击了幼儿园。”

现在萨拉热窝起了雾，烟头随着帕夫列的呼吸在湿漉漉的雾气中一明一灭。

包围着萨拉热窝的群山深处有哒哒的枪响传来。

希望那只是幻听。

瓦尔特把抄满情报的作业本卷起来塞进后兜里。

“我一醒过来就在诊所了，甚至记不起来什么人把我送进去的。”

“米兰说你那时候状况很差，还任由一个意大利间谍摆弄。”帕夫列和一个认出来他是谁的路人抬手打了招呼，“我听说有青年队球员被足球流氓堵住揍了，但是没想到那是你。”

“状态很差是真的，但是没见过什么意大利间谍。”

米兰。

瓦尔特转动着生锈的脑子，终于想起这是那个把自己从诊所背出来的雀斑青年。

米兰——米兰科，米兰科·伊厉奇。

那是个塞族小伙子，热心政治和大塞尔维亚主义，会把领袖米洛舍维奇的画像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卧室墙上。

但他同时也是瓦尔特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住在同一条街，共同度过了整个学生时代，并肩迎战校园流氓，在十四岁上同时被足球队选中，随后的三年间在青年联赛成长为默契强大的锋线双箭头。

瓦尔特想到这些的时候有些隐约的头疼。

群山中哒哒枪声停下来了。

被政治所分裂的挚友们在萨拉热窝战争漩涡中央安静的彼此思念。

“兹拉塔在车上，她在路上睡着了。”帕夫列抬起头，把最后一口烟舒畅的吐进晨雾里，“我妈妈总是给她吃太多波斯尼亚馅饼。”

瓦尔特看着帕夫列拉开后门，他的亲妹妹如同小狐狸般团成一团趴在座位上。

“全都在这——

兹拉塔，木吉他，还有她的摄像机。”

帕夫列把后排车座上的东西一件一件交给他。

睡梦中的小姑娘晕乎乎的念叨了一句“瓦尔特”，把少女昏睡的口水蹭在他的肩膀上。

她的瓦尔特仿佛衣帽架般抱着她，一支木吉他，还有一台沉重的家用摄像机。

“见鬼，这摄像机干什么用的？”

“家庭作业要用。”

帕夫列坐上驾驶位。他耸耸肩，用手胡乱捋了下他的头发，“兹拉塔和我妹妹打算拍摄人们对时政的意见——她们的政治课老师净是些混蛋主意。”

他用力拉上车门，摇下车窗挥手告别。

“我还得去训练，再会瓦尔特，再会！”

灰色轿车慢慢从这栋房子的门廊前倒进街道，帕夫列一只手握住方向盘，腾出另一只手给自己新点上一支香烟。

瓦尔特看着即将上路的轿车和它正在喷出的铅灰色尾气，他忽然忍不住大喊。

“帕夫列！”

“怎么？”

“你想过逃亡吗？”

帕夫列——这个萨拉热窝球星困惑的皱着眉头，他的轿车静静的停在街道中央。

“逃亡？”

“逃亡！带着你妈妈，妹妹，你的老婆和孩子——离开萨拉热窝，去个能专心踢球的地方。”

帕夫列笑了。

这笑容让瓦尔特突然觉得，这人少年时候一定很英俊。

“球队告诉我，要想挣到这赛季的奖金，我起码得干到夏天赛季结束。不拿到这份奖金，我没法去别的地方踢球，”帕夫列向他无奈的笑笑，“我可还有一整个家要养呐，总不能叫我妹妹去外国挨饿。”

“再会！”

这个萨拉热窝球星猛一脚踩上油门，银色轿车渐渐远离这栋房子和无话可说的瓦尔特。

不羁的口哨和他最后的祝福随风而逝。

“祝你一路顺风——如果你打算逃离这鬼地方，兄弟！”

瓦尔特呆站在街边，看着那台车和车上的波斯尼亚球星拐过远处的路口。

这是他在新世界第一次失败的拯救。*

他拒绝去想象帕夫会在接下来的战争中遭遇什么，那让他必须直面自己的渺小和虚弱，然而还是忍不住为帕夫列一家遗憾——他在这具身体的记忆和留有温度的拥抱里找到了一种真诚可靠的东西，一种他几乎忘却了的唯独属于工人阶级的气质。

工人阶级的萨拉热窝在晨雾里很安静。

瓦尔特意识到一个恐怖的事实：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居民都将被卷入战争，他们没有钱或者内部关系购买机票或者火车票，足够安全通行的公路越来越少——市民将会被困在他们父辈亲手建设的城市里，而更恐怖的是，这些人可能包括他自己。

一只黄色流浪猫溜溜达达的踩着车轮印走过。

兹拉塔在他肩膀上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把自己流出来的口水重新蹭到自己脸蛋上。

瓦尔特揉了揉小姑娘的头发一把，拎起她的行李，钻进他们的房子，把整个萨拉热窝关在外面。

房子里的热空气令人舒适。

“谢天谢地！”他面色红润的母亲把兹拉塔从他肩膀上接过去，一面却温柔的埋怨起他来。*

“你该叫我去见帕夫列的，瓦尔特，我给米卡阿姨特意做了苹果馅饼——”

“我上班的时候会送过去。”

餐桌边上坐着的戴眼镜男人放下餐具说。

他把衬衫和领带穿得严谨，如果没有嘴唇上沾的牛奶，甚至会严谨得令人生畏。

瓦尔特半秒钟之后才反应过来，那位严谨的先生是这具身体生理上确凿的父亲。

“早安，瓦尔特。”

这位父亲简略的和他打过招呼，接着沉下头去在一张稿纸上继续写作。

瓦尔特意识到他的口音和其他人不同。

比母亲或者帕夫列的口音更急促有力，比米兰科·伊厉奇的更婉转丰富。

“早安，父亲。”

瓦尔特拘谨的坐进餐桌上离父亲最远的椅子上。

他还没能在这个家庭里找到舒适的位置，打定主意不多说话安静观察。

他的母亲这时候陪兹拉塔去盥洗室洗脸，餐厅里只剩下这对父子。

铅笔在稿纸上温柔摩擦，喉咙里咽下牛奶的声音格外响亮。

双方都试图说点什么缓解这生硬的气氛。

可惜适得其反。

他们彼此交谈，主要关于政治和政治家，也偶尔提及足球，瓦尔特提心吊胆支支吾吾生怕自己出错。菲利波维奇家男人间的谈话不死不活的进行着——直到小兹拉塔风风火火的抱着摄像机冲进餐厅。

“爸爸！”

“你得帮我拍摄家庭作业！”

她的父亲显然没准备好面对这个清醒过来的旋风般的小姑娘，而兹拉塔可不会管人家准备好了没有。

她把那台笨重的家庭摄像机从餐厅另一头用尽力气扛过来，接着扔到瓦尔特的大腿上。

“你会用吗，瓦尔特？”她没耐心等瓦尔特的回答，“摁红色按钮，它会开始录像，再摁一次就是停止——”

“——要是镜头里的人们不太清晰，说明焦距没对上，那么你就得调节这个按钮。”

强势的小妹妹把这台摄像机的用法粗略的教给瓦尔特，然后绕过餐桌活泼的坐上她父亲的膝盖。

她细心的帮父亲擦去嘴唇上的一抹牛奶，接着转过来对准家庭摄像机的镜头。

“你开始录像了吗，瓦尔特？”

瓦尔特比了一个OK的手势，于是他的小妹妹一本正经的开始了她的餐厅访谈。

“这是菲利波维奇先生，我的父亲，他在解放报担任主编——”

“副主编。”菲利波维奇先生拿出他尽量严肃的态度。

“——是我们萨拉热窝解放报的特大副主编。他是克罗地亚族，出生在一个小小的克罗地亚乡村，他在萨拉热窝念完大学之后结识了我妈妈。”

兹拉塔乖巧的坐在父亲的膝盖上，不自觉用起了少女特有的撒娇语气。

“请谈谈吧！爸爸。”

“谈谈我们的国家，这场独立公投，和这场糊涂的战争！”

“从前，有一个国家——我并不是指我们的这个，也不是上一个，我指南斯拉夫王国。”

生气的叉腰教育他，

“劳动人民可没那些坏毛病！”

合唱。

现在瓦尔特几乎爱上了这个家。

兹拉塔抗议他拿走自己的本子，但是

